



イ 4
1544
48



14
1544
48

竹葉青

44
1544
72

升菴經說

按升菴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刊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逸而此獨完善洵是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為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鄧書遇蜀人尤如袁枚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觀其全如胡應麟筆之巨揚為蚍蜉之撼大樹也童山李調元西村錢

升菴經說卷一

成都楊慎撰 明焦竑刊本

綿州李調元校定

無極 以下周易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元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孫承節謂周子
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
懵然而曉諱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

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

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本理之理

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
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于象
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
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
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
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
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
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
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
而其與朱子辯屢于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

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於寒泉精舍而余
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訟矣○孔子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
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
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
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卽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
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
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老子
之元牝卽易之太極也朱子謂元牝者至妙之牝非
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大極豈

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元牝豈有物謂之曰元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

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亦猶歷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

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
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商易之
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
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
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歷家不曰朔晦而曰晦
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元
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也連山之易也初夷初夷初艮初兌
初犖初離初釐初與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
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
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
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
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
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

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彖傳凡有不通處卽以卦變言紛擾甚矣仙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翫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剛柔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

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二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

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職亦非守殘因陋之瑣儒可及特為表之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幸而成化不幸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韓非引之朱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政改正者乎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

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心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韓之殆掩耳盜鍾也後作周易啟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

子春經說卷一
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
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
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
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
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
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
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言易圖先
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於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

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
露尾亦何益哉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
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匆匆者月彩
之散者也故曰散於日下則爲易散於日上爲矚相
對爲明對而虧爲昞易者朔也所謂朔易矚者晦也
明者望也昞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昞谷明都在
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於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慎按
昞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昞爽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

曰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物卽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物谷易取日中於地而月彩沉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

爲字也從卜爲義從主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本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入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與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

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于
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
若以歷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
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
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
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
八日二十三日月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
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以
與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
已成戊巳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
契爲備而坎離戊巳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
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
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
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

升者經說卷一
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
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
風從虎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
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
也

卦爻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
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

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彖亦
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
曰豨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其幾也象
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
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
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
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
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與爻者義取與傍通所
取與卦者懸有小大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綮十綮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節今之北字也重八爲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

關別

連山歸藏連一本作厲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求賞者耳隋劉炫嘗以取賞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溲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

易畧 卷一
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王弼易畧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
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馯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
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
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占法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
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
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變卦
彖爲主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文成文饒頗得易數之

十卷經說

卷一

百

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禮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

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蜴蜴謂蟻能致雨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為父地無時而為天也妻無時而為夫也臣無時而為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
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
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
事貞不訓正也慎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
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為君子謀如是乎

大貞小貞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之注云膏
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
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

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
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
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
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
恐多夏蟲之疑耳

桎梏

音質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桎謂之桎械謂
之梏

包荒用馮河

荒說文引作兪注水廣也

其牛掣

掣說文引作鬻牛一角仰也

泣血漣如

漣說文引作漣

列其臏

臏說文引作臑

先庚三日

庚說文作庸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鄜衍

衍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終朝三拖

鄭康成古本禡作拖晁以道云拖如拖神之拖蓋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於人俗諺曰寵婢作管家鑰匙不響手撥刺是也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王用三驅失前禽

此爻辭云云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慎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
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
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
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

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苞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
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
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
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
其解今按庚開府致仕狀逾時每
乖于勿藥永日尤繫于苞桑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眾人不能
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

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
葉拱牆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
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
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
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
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棺王莽之下
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野豫

盱香于切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說文云

張目也姚作盱引詩盱日始旦

睢

香維切說文云仰目也朱子云上視也

盍簪

盍胡臘切簪側林反埤蒼云速也虞翻作哉叢合也
本義云聚也从其說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

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刀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謀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乎歆既誣聖經以欺一

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然
賁

字有數音彼偽反又甫寄反飾也李軌府義切奮也又音墳又音斑文章也又音賁人姓又音渾陸賁即陸渾也音奔虎賁

白馬翰如

戶旦切董黃曰馬舉頭高昂也此字多作平音杜詩扁舟不獨如張翰須溪云翰音側音始此不知易爻古音已然信乎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也

束帛菱菱

千春經言卷一
淺在干切委積貌又淺小貌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淺淺合韻音津

無祇悔

音支辭也又之是切王肅作禊九家作多音支又作
斂

災青

子夏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白內生日眚自
外曰祥害物曰災○災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
籀文也

菑畬

菑音茲馬云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音余又音豎
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

頤音陽

釋名東北隅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
易頤者養也亦音陽

逐逐

子夏作攸蘇林音迪與詩滌滌山川音同荀作悠悠
劉作篋遠也說文篋式六切

楊稊柳稊

大過爻辭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梯戴德傳云發孚也

今按戴傳作矢也

秀如苗而不秀之

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線也

孚如易

卦中孚之孚毛

一本有羽蟲之雛無毛字

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

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

故曰發孚

今按即枯楊生華之華華元音孚或作葍

朱子易本義云稊根

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初為木

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

始

元作如

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

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為衍之

坎音

音音瞻說文云坎中又有坎

徽纆

兩股曰纆三股曰徽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論語所

云縲紲也

日吳之離

離叶作羅周禮注藩籬作藩羅

升菴經說卷二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肥遯

子夏曰肥饒裕也古文肥作𦉳字或誤作蜚遂有飛遯之說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子夏曰戰勝故肥東坡云王仲至在瘴煙窟中面如紅玉非有道者其能然乎

晉卦

雜卦傳晉晝也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暮按

孫說似矣而經文不可改也既改字又改音可乎古
誅字亦有之由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周○
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晉爲晝則明夷爲暮知明
夷爲誅則晉爲賞也義亦未嘗不對○華覈自責文
不改違敕懼遂罪誅旨承詔命魂逝形留是其證也

晉音躋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蓋躋亦進
也春秋齊師遷紀邢部部子移反文選莖高犒晉
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莖高遇之乃矯鄭
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侯暗

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
也按暗部同字從日傳寫訛也古但作晉音子西反
與易春秋合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夷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
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者上
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
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于天如何却沈于地乎且
星隕于地而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
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徧且

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
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
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
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
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
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
何向曉東方出時恰却好得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
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
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
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于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

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
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
右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
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
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于左股王肅馬
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
也

鼯鼠

鼯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鼯鼠頭似兔尾
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

之

失得

孟馬鄭虞王肅本失作矢王雲離為矢虞云矢古誓字

箕子之明夷

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茲滋鄒湛云訓箕為茲訓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慎按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于趙已有此誤不始於荀氏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王臣蹇蹇

沈存中云五王也二臣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以杞包瓜

太元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困上六

上六下應六三三柔而牽已行則纏繞故象困于葛藟下乘九五五剛而難成居則不安故象困于艱軌用此二者而不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

所以有悔曰動悔者處困極之時懲羹而吹虀也有
悔者大事機之會噬臍而莫及故戒之曰不可以動
而生悔遂窮不知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
征也行而獲吉故曰吉行困之爲卦本以剛掩上无
揜我而又以說履險故征吉

穴井

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
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
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
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

中古鑿井也

與乎木而上水

井之象曰與乎木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
與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繫
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
制書中考見之不如目睹之真也故其解庸多支離

陰火革澤

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
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
楚王之萍防風之箝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

後知也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鼎顛趾

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卽足也任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

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沈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節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億喪貝

震爻辭億喪貝又億無喪有事王柏云億讀爲已伊已億故也吳幼清云億賭錢也引唐詩席上意錢之意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云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其說雖巧恐聖人無教人賭錢之理姑存其說

鴻漸于般

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磬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太石鴻固不棲石也因磬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節度

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中孚

人欲盡浮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四陽在外而二陰在內有鳥爪抱子

之象小過四陰在外而二陽在內有羽翮飛肉之象
小過次中孚鳥之卵而翼也以全卦象言初鳥足也
二鳥翼也三四鳥腹也五鳥脰也上鳥喙也故曰有
飛鳥之象焉

吾與爾縻之

縻音磨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摩鳴鶴以相和
成音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之易說也字本音魔叶
韻作磨不從手今從糸縻牛纏也取係戀為義亦通
但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且韻又相宜也

或鼓或罷

罷音磨叶或泣或歌易林蹇裳涉水深漬請罷賴幸
舟者濟脫無他

小過六爻

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五作一例看三四作
一例看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六羽翼未就而欲
高飛故凶

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而遇其妣又无上逆之非是
貽厥孫謀之正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中也何咎
之有不及其君則不涉犯分之嫌適遇其臣則有下

順之道是爲臣不易之證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
中也何咎之有
小過之時陰過于陽陽不能過乎陰也故九三九四
之辭皆曰弗過九三曰防之而九四曰遇之何也九
三在二陰之上而以剛居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故
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防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
而狎之也九四在二陰之下而以剛居柔過乎恭而
无咎之道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遇之
禮遇
之遇 不當用永貞而往厲也此說以弗過作一句防
之作一句弗過遇之亦然又一說以弗過防之作一

句從或戕之作一句九三弗過防則從或戕之矣或
下二陰也九四弗過遇之作往利必當戒而不可用
永貞也
在穴不飛之羽不鳴之喙也

上六弗遇過之弗遇者隔五六而勢絕于陽爻過之
者處卦終而獵于陽上弗遇于理而過于勢也
弗遇過之則不止于翰音登天飛鳥離之又甚于飛
而垂翼矣

凌節踰分曰過合中得正曰遇小過六爻惟六二遇
而不過惟上六過而不遇蓋小過之時皆過也于過

之中當求其遇也

夫過者時也而不可過者道也過者勢也而不可過者理也上六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小人之乘時勢而不顧道理者也故曰弗遇過之譬如飛鳥不能斂戢羽翼必致逢觸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踰分凌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凶時之既極則札瘥大昏天之作孽不可追勢之既亢則咎獲陷穽人之眾怒不可犯故曰是為災告

飛鳥遺音

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此

鳥亦斥鷃之搶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

來儀而音中於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

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

乎

今按薛氏易學洗心曰此卦內實外虛四陰翼二一陽象如飛鳥翰拂空虛以形軋氣者遺于下非若聲之從中出者聞于夫也以象觀之分宜下矣

方物

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元注水火也至解樂記

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

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

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蟲之名方不見於

升者經言卷二
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𧈧𧈧見齊民要術又張有
復古編𧈧𧈧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
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
火宿近人故溫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
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
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
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匡衡傳未有游虞
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
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李
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
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魂魄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
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
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
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
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
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
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
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
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

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書屬
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
藏往

蠱治通用

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姪左傳女惑男
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
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
作冶媚焉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傅毅舞賦
貌僚妙以妖艷兮紅顏燦其楊華注妖蠱淑艷也或
省作蠱人姓也詳希姓錄又三蒼并干寶易注冶銷

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治字从冰女之
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利者義之和也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刀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
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
卽連山也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
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鼓舞

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
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人在得其心
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
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
也

舟楫之利

地之勢盡矣而舟以爲車楫以爲馬地之勢雖盡而

人之行也不盡陸之途窮矣而川可以涉水可以浮
陸之途雖窮而人之行也不窮此予少時易義中語
也漫記之其亦曹翰之舊戰袍乎

俗儒泥古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
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
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卽廢
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
樂制法而不制于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
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

瑄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
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鷩明之羽適足增其累
而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
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
平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
止祠祭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
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弓足酒器不宜用銀鍍金
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猿狖
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

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統袂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幌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子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澗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

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大赤

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粵即華

說卦震為粵粵之為言布也震於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粵今文作華葢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粵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即瓊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為宣髮

與為宣髮注髮早白也宣轉第二聲同赫今俗謂少年白髮曰禿髮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

乎是大底離又曰中乎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聽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厲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

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
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
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
也莊所謂萬物鑿心也爲性之葦萑者也又曰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
室無空虛則婦姑敦儀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
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
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坎爲盜

說卦坎爲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爲盜象此言最害義
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雪谿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
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竈主星辰皆指摸矣
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爲險爲難人事之險難莫
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
下卦爲坎坎之爲盜象明矣坎之爲卦外陰柔而內
剛狼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況坎爲隱伏
隱伏非盜而何

爲妾爲羔

說卦傳兌為妾為羔晁景迂曰羔為養無家之女行貨炊爨又賤于妾云

致飾然後亨鄭元音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謙輕而豫怠

怠虞氏本作怡國語范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來音釐又音台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邱是以祖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近崑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苦于暑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信爾造化之元氣索矣此粗心快于繼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續也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精而善於繼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逶迤故能承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向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
人尚文則入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
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
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
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子每以古注

升菴經說卷三
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那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
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
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
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
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
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
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
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
者亦豈不失笑

郁夷

史記夏紀引禹貢居郁夷曰暘谷郁音嶠索隱史廣
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
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
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
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
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
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
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頌春朔夏頌夏

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
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
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
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急夏芒也厥民夷
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歲
入此室處以辟風寒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
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
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歷象不待羲和寅賓
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
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

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
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
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
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
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宮殿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
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
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
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
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
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平秩南譌

譌吾禾切漢書以勸南吡吡又作偽史記作為音同
莊忌哀時命賦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
叶寧園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

鳥獸毳毛

毳說文引作毳又作賸褻毳

鮫

徐鉉禹父名鮫當从歟今又作鯨鮫說文鮫昆干不
可知也古渾切

驩兜

篆文作鵬毳韓文公詩鳴弓射鵬毳

漢書引尚書論語異同

漢書引尚書放命北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
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

否德忝帝位

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
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
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
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
其真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鬪法哉今按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七政聖製尙書一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狗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
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五玉當作五樂

修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
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林少穎云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
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此說極當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
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
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
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
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
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
牧可證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陟方

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釋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黍黍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楯山櫟而夏本紀云泥乘橈山乘權橈尸子作藹祖芳切權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橋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權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橈爲藹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櫟澤乘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楫行山萊櫟行沙乘軌櫟與櫟同力追切楯與輶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宜音楫險所乘者權與楫同卽櫟也當讀如濟

漂之漂其音作橋者殆榻之轉音如淳云橈以板置
泥上通行橈以鍤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使不跌孟康謂木橈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
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輶軌橈橈是曰
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
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楸行險以楬行
山乘橈行沙乘軌塗泥也楸卽輶也軌也橈也狀如
長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闕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
故行塗用之楬卽橈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脚澁
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彘下用鍤釘之

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橈卽橈與周禮軼車同制如金
之登山橈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
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
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
之曰四載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
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皇陶橫革直成
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
禹化益卽伯益真成卽直成也

元首叢勝哉

勝徐邈讀作瑣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九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兩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麋絲

烏簞切說文山桑有點文者引詩其麋其柘國語麋弧箕服孔氏書注食麋之蠶絲可以絃琴瑟麋史記作禽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絲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厥土赤埴

市力反土黏曰埴鄭元音熾孔穎達曰埴音義同
塗泥

塗音怕平聲地泉濕也東方朔傳伊優牙老栢塗解
云塗者如漸潭也可知其音矣

沱潛

潛一作濇江源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

江豈沱之類與

杣幹栝柏

杣勅循切木名又作櫛毛詩義疏云杣櫛栝漆相似
如一幹栝也可為弓幹栝古活切即櫓也栝葉松身

籥籥楷

籥求隕切韋昭一名聆風籥音路楷音戶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為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為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爲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禹貢彭蠡

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共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

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于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滙澤爲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爲甚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其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北江無足怪者○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

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海於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中江
吳幼清曰東滙澤為彭蠡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辯亦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十里入海江之人于海也必曰為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為一瀆漢分江之半為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為北江則江當為南江然循南江面岍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為湖水而言指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為中江也○按此二節簡明可息紛紛之說與考定武成同功矣

敷淺原

一本作望敷山

敷淺原孔安國以為博陽山非也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婦望征夫說之蓋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為名斯得之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雲谿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

鳴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鳴之鳥故稱鳴鳥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夏禹紀作道荷澤被明都索隱明都音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周禮又作望諸

今肅慎來賀

注云海東諸夷駟麗扶餘駟貌之屬

駒麗卽高句麗也扶餘今之福餘駟三韓也貌音額義同

重光

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疊壁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漢樂府有日重光乃重

輪星重輝海重潤

三腰

地名今之定陶也

桑穀共生

穀音構木名皮可為紙王羲之傳窮萬構之皮是也共音拱

東陵西陵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

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教化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衍既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行足行當作衍見龜策傳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

且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
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
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信鬼因民之所信
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
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
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俗以訛引天而蔽蓋亦意料之言也一本無堯民以
下二十三字
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與而授之
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
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頰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
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
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
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山單之妄
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
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
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
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
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

者一本無心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
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
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濮地

一本地
作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
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
黑棘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

徙斯訓

庸蜀羌髻髻即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斯苻都取大注斯及苻都二國名也徙
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樸榆也此斯即西
南夷之徙玉篇作鄭注狄國夏為防風氏周為髻漢
之賚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髻也徙也斯也叟也鄭也
賚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
考何以別而合之

曲直作酸

朱子云今以兩木片相擦則齒酸董鼎駁之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時壞時亦酸木擦之說恐未然也按其子演疇何嘗以兩木相擦乎

睿作聖

曰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

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雨霽蒙驛克

蒙驛古文尚書作冡圍注地氣上天氣不下也一作霧漢書引易傳有輓蒙霧上下合也又曰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竅臣天蒙起而白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注云此皆陰雲之類圍升雲半有半無也徐鎧曰說者曰氣象絡繹不聯屬也按說文引圍升雲半有半無即曰驛曰霽之說也史記龜策傳所謂雨不雨霽不霽與氣絡繹不聯屬之說相符可驗又鄭元詩箋齊子豈弟

作齊子闔闔其說曰闔闔與發夕為對闔與闔通半明也可以互証○朱子云卜五即龜也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著也二曰貞曰悔也卜法今無傳今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直向上為木橫為土向下為水斜向外為火斜向內為金如文帝大橫庚庚是得土之象庚庚是庚庚然豹起

好風好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為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風木也

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妻而從妻所好也子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為哄然一笑

化洽生民

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洽生民疏云化洽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於世與化洽生民之義異

惟其敷丹雘

敷古作敷敷古塗字注丹邱之山產丹青邱之山產
雘

顧畏於民晷

晷徐咸切僭也孔曰晷卽巖也參差不齊之義故爲
僭也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輩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
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
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
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
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
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

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泰顛閔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瑜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

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為之是以子為師傅也童貫為之是以廝役為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為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又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百義也

不克見聖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
讎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庶言同則釋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釋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禮
記注中所引也鄭元曰資當為至齊魯之語也祁猶

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按鄭元讀惟曰怨為一句資
冬祁寒為一句資與今書文咨異

伯罔與伯景同

伯罔說文罔作𠄎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僕
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
罔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為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
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為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椽

丁角反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同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

徐戎並興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內者秦始皇逐出之○此事惟孔安國傳有之始皇此舉高於西晉武帝矣

杜乃獲斂乃穿

獲捕獸機檻穿陷地捕獸杜一作斂斂乃結反

敕乃甲冑敵乃干

敕力彫反簡也敵居表反治也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勸斗斛

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
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
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
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升菴經說卷三

升菴經說卷四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詩小序 以下毛詩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崛强者哉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
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
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予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

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
菑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
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
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菑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
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旣取之于
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
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
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以下闕七字
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闕三字

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悉
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
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
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
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窈窕淑女

字書窈深也窕極深窈窕幽閒之地也淑貞靜之德
也鄭元箋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淑女以爲

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方言云美心爲窈美容爲窕非也按窈窕訓深宮爲是深宮之地是幽閒深宮固門曰幽內言不出口閑窈窕言其居貞專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爲德誤矣陶泉明歸去來詞旣窈窕以尋壑魯靈光殿賦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窈窕而幽邃江賦幽岫窈窕孫興公天台賦幽邃窈窕封禪記石辟窈窕如無道徑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頤詩窈窕尋灣漪迢遞望巒嶼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蕭條更漏深喬知之詩窈窕九重闈杜詩窈窕丹青戶屠空杜牧詩烟生窈窕

深東第諸窈窕字豈亦謂女德乎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搏黍

搏音團黃鳥也一名黃鷺一名黃鸞一名楚雀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栗又作鷓○熟北音作手平聲

煩擗

澣濯衣服也。○摑諸詮之音而專切何允沈重音而純反阮孝緒字錄云煩摑猶接抄也接奴禾切抄素何切○接抄見上注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器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披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

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闔門而思在道塗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子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怒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

稠又改字作輶調飢也稠飢也輶飢也三者均之不
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
云何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
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委蛇

委蛇曲貌毛詩委蛇委蛇陸農師曰魚屬連行蛇屬
紆行委蛇義蓋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鱗也管
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又蛇邱地名楚辭白蜺
嬰弗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史蘇秦
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

郊禮歌旗委蛇文選西京賦聲清暢而矮蛇注聲餘
詰曲也韓詩作透迤引石經作邁迤又作禧陀韓退
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郗彤贊委陀還旅李鉉字辨
作倭袍皆字異而義同韻會引而未盡茲爲廣之

髮髭

上皮寄反下徒帝反少牢謂之纒笄周禮謂之副編
次○釋文引少牢禮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
婦人之紒按注文本作被錫孔穎達讀被錫爲髮髭
髭字又作鬚鬚湯帝反

抱衾與稠

按禡从周得聲與凋雕蝸同禡當音條今關中亦呼
寢禡爲條子禡叶維參與昂昂徐邈讀作旄旄胡星
也其象如旄因名舊叶昂作留恐非寔命不猶猶亦
叶謠見檀弓

江有汜

汜說文引作涖徐鉉曰涖蓋汜之或體也

嫡媵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
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

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賻與賻史記載伊尹
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
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
秦穆姬晉將嫁女與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
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
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爲
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
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
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
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從妾乎此戴埴鼠璞也余

升者經言卷四
取之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
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
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
謚耳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興十
乘以羽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

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簡行

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

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此

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尚齊魯二家韓

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子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
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踊躍用兵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兵逋旁切始叶左傳是謂沈陽

千者系言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易林从我睢易可辟刀兵與福
俱行有命久長京房易傳山見葆江于邑有兵

何用不臧

郭忠恕曰不臧卽否臧

旭日始旦

旭徐邈讀作暄

行道遲遲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
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誰謂荼苦

嚴氏詩緝云詩有三茶一曰苦茶誰謂荼苦草茶如
飴是也二曰穢草以薺茶蓼是也三曰英茶有女如
茶是也周禮司徒有掌茶常以時聚茶徵野蔬材之
物爾雅檟若茶本草茗若茶

流離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
毛鄭舊說也

狐裘蒙戎

蒙戎徐邈作武邦而容一切註亂貌陸德明云徐音
是也左傳讀作九茸

邪干同字

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邗溝韋氏歷紀云蹇叔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

其虛其邪

邪音徐爾雅作徐說文作邗思無邪同叶思馬斯徂愛而不見

愛揚雄方言注引作蔓其說曰蔓掩翳也謂蔽蔓也太元萋萋之離中蔓蔓也萋如之惡著不昧也史淮陰侯傳草山而望注蔽隱也草蔓義同

鼃鼃

說文引詩燕婉之求得此鼃鼃上音去下音秋爾雅鼃鼃蟾蜍注云似蝦蟆居陸地與蝦蟆不同蟾蜍形大背上多瘳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况衛宣公之老而無恥之狀蓋醜詆之辭也蝦蟆能跳接百蟲食之時作呷呷聲在陂澤間此為二物明矣

實維我儀

儀音俄叶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九十其儀叶其舊如之何太元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音儀船作蛾漢隸蓼莪作蓼儀又見洪适釋隸

及周官注

母也天只

只讀作馨語聲餘也字本作𠄎省作只

鬢髮如雲

鬢說文引作𠄎之刃切稠髮也鬢音義同𠄎从人從彡又有夙字形相似夙音殊

定之方中

注山川能說鄭志張逸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其故事然述當讀遂事不諫之遂

疊韻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蠓蝻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薑芥上林賦之玢幽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朋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綠竹猗猗

手者系言 卷四
綠竹韓詩作薄筑石經同溝扁筑也一云卽菴蓍草
郭云似小梨赤莖節高好生道傍今童子歌謠有雞
冠花菴蓍草是也唐詩名花采菴蓍

綠竹青青

青青讀作菁菁草木之英曰菁蓋字作青而音與義
則菁也不然旣云綠矣又焉得重言青耶

重較說

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鄉士之車孔
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
兩輪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

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
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
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駢是其
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
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較是兩邊
植木較橫轎上轎兩而較一說文車轎上曲銅也蓋
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
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
蘭耳闔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

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
軍車藩止重起如牛角故云

考槃在澗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
有吳干平涼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
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偏湘干干與寬叶為是且
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章
曰碩人之適居而安也適說文章也孟子所謂草莽
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即後世窩字邵子安樂
窩義取於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碩人之適

說文邁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即窩也言考槃

於此山之阿即我之科座也邁字從草言隱於茅茨
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沈之陸軸如軸簾之軸

鱸鮪

陸璣云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遼東人名尉魚
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

濺濺

呼活反說文曰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
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頽不

流
女也不爽
女也不爽平聲叶士貳其行又其德不爽壽考不
忘老子五味合人口爽左傳唐公兩肅爽楚辭厲而
不爽音俱同

黍離詩同

黍離之詩今之詩傳言大夫行役初見稷之苗中見
稷之穗中見稷之實而閔周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
而愈深其說本於注疏注疏謂稷苗六月穗七月實
八月如此說詩比於固哉高叟益甚矣詩人之所賦

因其苗而及其穗因其穗而及其實猶桃天之詩因
葉以及華因華以及實也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必
如其說始以六月見苗中以七月見穗終以八月見
實則是三月之間往返四次矣若一往一返則見苗
與穗不見其實矣比之桃天之詩葉時華時有實時
亦須一月餘豈是見葉言華言華見實言實乃
是 守桃園老叟耳○說文云黍禾屬从禾雨省聲
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
字合而爲黍既從孔子之言不當又云雨省聲許氏
之恒病有極相遠不叶者亦云諧聲殊爲不通鄭樵

言許氏惟得諧聲一類以成其書信哉熟觀說文自見其誤○劉勰曰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亦通

曠其乾矣

曠他安切韓詩作鷓

毳衣如蒺

爾雅蒺騭也蒺草色如騭也郭曰蒺初生色在青白之間

抑釋棚忌

棚或作冰毛氏曰棚所以覆矢孔穎達曰公徒執冰

而踞字雖異而義同服虔曰冰犢丸是箭箭其蓋可以取飲蒼頡篇冰矢房

洵直且侯

侯音胡叶羔裘如濡史記匈奴傳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跣跣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又范子妙才僂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為應侯張衡西京賦增昭儀于婕妤賢既公而且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皆叶七虞呂氏春秋今侯渫過而弗辭侯元有胡音今以喉隴念胡隴可驗

洵美且都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
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
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
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
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
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澀烏有閑雅乎漢宮尹
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
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
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頷
也哉

山有扶蘇

扶蘇木名徐邈引作搏疋

褰衣

褰衣或作綱衣說文作鞶衣儀禮作穎衣又作景衣
音義並同皆嫁時在途之衣也

聊樂我員

員古云字又云于爾輻又景云維何秦誓雖則員然
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零露溥兮

溥呂忱字林作霽顏氏糾繆正俗作霽音上充切叶揚清婉兮陸粲曰今韻書作上充切非蓋充字傳寫作衮耳按諸韻書不收當補入之子綴古音一書或以今韻反切不同規予者予曰既曰古音豈能悉合今韻乎況三百篇為詩之祖婉字在阮韻霽字當從之矣婉韓詩作碗

匪東方則明

匪東方則明明音芒叶月出之光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易天下文明上叶陽氣潛藏下叶與時偕行書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荀子契元王生昭明歸藏筮詞空山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職日月以為明

總角丌兮

丌即礦字周官有丌人丌金未成器也借作童丌之丌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今作丌非

栲栳

栲山栲栳櫛也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為萬年枝非也

薺蔓

蔽音簾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薹而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濕

醴邁

越以醴邁醴數績麻之縷也越如越紉之越言棄其麻縷而往為淫泆也商頌醴假無言又以醴訓總

齊子闔闔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元箋曰豈弟當作闔闔闔開也闔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為對發夕侵夜而行闔闔將明而行也闔字一作暉三蒼解詁云日明日暉字誕云雲覆暫見日曰暉古文尚書雨霽零闔克許氏

說文闔闔升雲半有半無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愷澤據此闔澤卽闔闔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為豈弟乎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闔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

於守人守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之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蔣谷巖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旣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寺人卽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輓輶

音舛納以白金爲飾輶繫于車軾前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玉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芷蘭士兼庶人艾蕪
葭者士之贄也

隰有六駮

詩疏云駮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諺曰斫檀不諦
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
甚似檀以其班文似馬之駮者故曰六駮今解詩用
爾雅之說以爲鋸牙食虎豹之獸非也獸非恒止於
隰之物又與鄰章包棗樹槎非類故知卽梓榆耳

夏屋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

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邁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
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
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
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
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
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
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玉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
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

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掩三洪矣豈不善爲
四六者耶

辟穢

中唐有斃鄭注考工記塔前若今辟穢也分其督傍
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今辟卽斃也穢其道也中央爲
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言
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碩大且儼

儼韓詩作媼注重頤也言美人豐豔體外有餘或訓
爲含怒非或作靨又作職窩腮斗也俗云笑

匪風飄兮

注言嘽嘽無節度也廣韻讀如瓢程大昌演繁露曰
今世歌曲皆古鄭衛泛濫者曰嘽卽俗嘽院字

荷戈與殺

殺說文殳也一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
入暫下以驚牛馬曰殺殺丁外切叶芾芾甫未切

心結於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於
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升菴經說 卷四
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四月秀蓼

詩注物成自秀蓼始。○劉向說苦蓼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蓼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蓼感之而早秀

一之日畢發

說文畢發作畢次其字皆從水

感發

豳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列注感發風寒也栗列

氣寒也今按感發指風是也栗列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栗列字从冰其義易見感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感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感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簌簌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感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

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
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
信哉

重穆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穆又作桂說文禾邊
作種是種穆之種禾邊作種是種植之字今人混之
久矣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熠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
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縞縞婦人之禕也邪
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
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
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於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
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
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
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
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
以縞爲帨巾誤又以親結縞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
非時旨所謂差之毫釐繆之千里矣

叮囑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叮囑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叮囑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叮囑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叮囑之地踐為鹿場非謂叮囑即鹿場也且說文以叮囑字載于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叮囑果為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于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吠吠王充

不師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文原陞既垣疆理囑囑召伯敦銘予既囑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囑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為鳥巢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固哉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
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
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
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
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烝在桑野

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爲衆或訓爲進皆不通當
訓爲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
栗薪此于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
公有烝亦當撫掌矣○又蒸字訓敢麻蒸也故有薪
蒸之說又蒸麻稽也麻稽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
訓作進火氣上行也又訓衆言衆多如麻也詩之天
生烝民是也因前論故并及之

坐於... 侯也... 國... 備... 對... 扶... 又... 云

備... 升... 越... 火... 原... 土... 行... 出... 又... 而... 來... 有... 氣... 多... 收... 林... 出... 指... 之... 天

蒸... 之... 諸... 又... 多... 成... 散... 出... 氣... 南... 水... 回... 轉... 對... 以... 禮... 祭... 進... 百... 不

公... 亦... 謂... 衣... 膏... 髮... 乎... 矣... ○... 又... 結... 字... 喻... 如... 林... 葉... 出... 始... 有... 其

氣... 而... 故... 乎... 幽... 隱... 人... 也... 始... 知... 于... 燦... 之... 象... 今... 日... 以... 禮... 祭... 進... 百... 不

備... 亦... 謂... 衣... 膏... 髮... 乎... 矣... ○... 又... 結... 字... 喻... 如... 林... 葉... 出... 始... 有... 其

蒸... 之... 諸... 又... 多... 成... 散... 出... 氣... 南... 水... 回... 轉... 對... 以... 禮... 祭... 進... 百... 不

蒸... 之... 諸... 又... 多... 成... 散... 出... 氣... 南... 水... 回... 轉... 對... 以... 禮... 祭... 進... 百... 不



